

金上甄首然森漢等蓋中翰齊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全後漢文卷九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粲

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初辟司徒府除黃門侍郎不就至荊州
依劉表荊州平曹公辟爲丞相掾封關內侯遷軍謀祭酒進侍
中有去伐論集三卷漢末英雄記十卷集十一卷

大暑賦

惟林鍾之季月重陽積而上升熹潤土之溽暑扇溫風而至興或
赫熾已瘴炎或鬱術而燠蒸獸狼望已倚喘鳥垂翼而弗翔根生
苑而焦炙豈含血而能當遠崑吾之中景天地翕其同光征夫瘳
于原野處者困于高堂患衽席之焚灼譬洪燎之在牀起屏營而
東西欲避之而無方仰庭槐而嘯風風旣至而如湯氣呼吸已祛
褌汗雨下而沾裳就清泉已自沃猶澗湔而不涼體煩茹已於悒

心憤悶而窘惶于是帝后順時幸九嶷之陰岡託甘泉之清野御

華殿于林光潛廣室之邃宇激寒流于下堂重屋百層垂陰千廡

九闔洞開周帷高舉堅冰常奠寒饌代敘藝文類聚五初學記三御覽三十四

雄風颯然兮時動帷帳之織羅書鈔中百天賦合

游海賦炎如趨逝而對蒸氣

含精純之至道兮將輕舉而高厲游余心已廣觀兮且仿佯乎四

裔乘蘭桂之方舟浮大江而遙逝翼驚風已長驅集會稽而一憩

登陰隅已東望兮覽滄海之體勢吐星出日天與水際其深不測

其廣無臬尋之冥地不見涯洩章亥所不極盧敖所不屆洪洪洋

洋誠不可度也處嶠夷之正位兮同色號于穹蒼苞吐納之弘量

正宗廟之紀綱總眾流而臣下為百谷之君王洪濤奮蕩大浪踊

躍山隆谷窳宛亶相搏懷珍藏寶神隱怪匿或無氣而能行或含

血而不食或有葉而無根或能飛而無翼鳥則爰居孔鵠翡翠鸕

大五百二十一

小二十四

大四百八十二
鸛續紛往來沈浮翱翔魚則橫尾曲頭方目偃頷大者若丘陵小者重鈞石乃有賁蛟大貝明月夜光螭鼈瑇瑁金質黑章若夫長洲別島旗布星峙高或萬尋近或千里桂蘭藜乎其珊瑚周乎其趾羣犀代角巨象解齒黃金碧玉名不可紀

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七藝文類聚八

初學記六兩引又文選江賦注

浮淮賦

從王師已南征兮浮淮水而遐逝背渦浦之曲流兮望馬丘之高瀝泛洪榜于中潮兮飛輕舟乎濱濟建眾檣已成林兮譬巫山之樹藝于是迅風興濤波動長瀨潭隈滂沛涵溶鉦鼓若雷旌麾翳日飛雲天迴口口口口若鷹飄逸遞相競軼凌驚波已高駑馳駭浪而赴質加丹徒之巧極美榜人之閑疾白日未移前驅已屆羣師按部左右就隊軸轡千里名卒億計運茲威已赫怒清海隅之帶芥濟元勳于一舉垂休績于來裔

書鈔一百三十七一百三十八藝文類聚八初學記六

閑邪賦

夫何英媛之麗女貌洵美而豔逸橫四海而無仇超遐世而秀出發唐棣之春華當盛年而處室恨年歲之方暮哀獨立而無依情紛拏已交橫意慘悽而增悲何性命之奇薄愛兩絕而俱違排空房而就衽將取夢已通靈目炯炯而不寐心忉怛而惕驚藝文類聚十八

關山介而阻險

文選謝元暉覽使下都夜發新林贈西府同僚詩注

願為環已約腕

書鈔一百三十六引王粲閑居賦當是閑邪之誤

出婦賦

既僥倖兮非望逢君子兮弘仁當隆暑兮翁赫猶蒙眷兮見親更盛衰兮成敗思情固兮日新竦余身兮敬事理中饋兮恪勤君不篤兮終始樂枯萑兮一時心搖蕩兮變易忘舊姻兮棄之馬已駕兮在門身當去兮不疑攬衣帶兮出戶顧堂室兮長辭藝文類聚三十

傷天賦

小五十八
大五十一十六

惟皇天之賦命實浩蕩而不均或老終日長世或昏天而夙泯物

雖存而人亡心惆悵而長慕哀皇天之不惠抱此哀而何懇求魂

神之形影羌幽冥而弗迁淹徘徊日想像心彌結而紆縈晝忽忽

其若昏夜炯炯而至明

藝文類聚
三十四

思友賦

登城隅之高觀忽臨下日翱翔行游日于林中覩舊人之故場身

既沒而不見餘迹存而未喪滄浪浩兮迴流波水石激兮揚素精

夏木兮結莖春鳥兮愁鳴平原兮泱泱綠草兮羅生超長路兮透

迤實舊人兮所經身既逝兮幽翳魂眇眇兮藏形

藝文類聚
三十四

寡婦賦

闔門兮卻埽幽處兮高堂提孤孩兮出戶與之步兮東廂顧左右

兮相憐意悽愴兮摧傷觀草木日敷榮感傾葉兮落時人皆懷兮

歡豫我獨感兮不怡日掩曖兮不昏明月皎兮揚暉坐幽室兮無

為登空牀兮下幃涕流連兮交頸心懔結兮增悲藝文類聚三十四

欲引刃而自裁顧弱子而復停文選潘岳寡婦賦注

初征賦

違世難已迴折兮超遙集乎蠻楚逢屯否而底滯兮忽長幼已羈

旅賴皇華之茂功清四海之疆宇超南荆之北境踐周豫之末畿

野蕭條而騁望路周達而平夷春風穆其和暘兮庶卉煥已敷蕤

行中國之舊壤實吾願之所依當短景之炎陽犯隆暑之赫曦薰

風溫溫已增熱體燿燿其若焚藝文類聚五十九

登樓賦

登茲樓已四望兮聊暇日已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

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皋隰之

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

兮曾何足已少留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已迄今情眷眷而懷

大五百一十六
小三十八

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憑軒檻曰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透迤而脩迴兮川旣漾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于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異井渫之莫食步棲遲曰徒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竝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曰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闐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曰感發兮意忉怛而憺惻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于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

桓呂反側

文選藝文類聚六十三

羽獵賦

遵古道曰游豫兮昭勸助乎農圃用時隙之餘日兮陳苗狩而講旅濟漳浦而橫陣倚紫陌而竝征樹重圍于西阯列駿騎乎平坰

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駢流星屬繁弱選徒命士咸與謁作旌旗
雲擾鋒刃林錯揚暉吐火曜野蔽澤山川于是搖蕩草木爲之摧
撥禽獸振駭魂亡氣奪興頭觸系搖足遇撻陷心裂胃潰腦破頰
鷹犬競逐奕奕罪罪下鞫窮縲搏肉噬肌墜者若雨僵者若坻清
野滌原莫不熾夷

藝文類聚六十六又初
學記二十二引三條

酒賦

帝女儀狄旨酒是獻苾芬享祀人神式宴麴蘖必時良工從試辯
其五齊節其三事醜沈益泛清濁各異章文德于廟堂協武義于
三軍致子弟之孝養糾骨肉之睦親成朋友之懽好贊交往之主
賓既無禮而不入又何事而不因賊功業而敗事毀名行呂取誣
遺大恥于載籍滿簡帛而見書孰不飲而羅茲罔非酒而惟事昔
在公旦極茲話言濡首屢舞談易作難大禹所忌文王是艱暨我
中葉酒流猶多羣庶崇飲日富月奢

藝文類聚七十二
書鈔一百四十八

大五百六十三
小四十一

神女賦

惟天地之普化何產氣之淑真陶陰陽之休液育天麗之神人稟
 自然已絕俗超希世而無羣體纖約而方足膚柔曼已豐盈髮倍
 玄鑿鬢類削成質素純皓粉黛不加朱顏熙曜暉若春華口譬含
 丹目若瀾波美姿巧笑靨輔奇葩戴金羽之首飾珥照夜之珠璫
 襲羅綺之黼衣曳縟繡之華裳錯繽紛已雜佩珪熠爚而焜煌退
 變容而改服冀致態已相移發筵對兮倚牀垂稅袿裳兮兔簪笄
 施華的史記索隱兮結羽釵揚娥微眇懸藐流離婉約綺媚舉動
 多宜稱詩表志安氣和聲探懷授心發露幽情彼佳人之難遇真
 一遇而長別顧大罰之淫愆亦終身而不滅心交戰而貞勝乃回
 意而自絕藝文類聚七十九書鈔一百三十五文選潘岳寡婦賦
注史記五宗世家索隱御覽三百八十一又七百十九

投壺賦

序

夫注心銃念自求諸身投壺是也

御覽七百四十三

圍碁賦序

清靈體道稽謨玄神圍碁是也御覽七百五十三

彈碁賦序

因行騁志通權達理六博是也御覽七百五十四

迷迭賦

惟遐方之珍草兮產崑崙之極幽受中和之正氣兮承陰陽之靈

休揚豐馨于西裔兮布和種于中州去原野之側陋兮植高宇之

外庭布萋萋之茂葉兮挺苒苒之柔莖色光潤而采發兮呂孔翠

之揚精藝文類聚八十一

瑪瑙勒賦

遊大國已廣觀兮覽希世之偉寶總眾材而課美兮信莫臧于瑪

瑙被文采之華飾雜朱綠與蒼阜于是乃命工人裁呂飾勒因姿

象形匪彫匪刻厥容應規厥性順德御世嗣之駿服兮表駮驥之

大四百四十二
小八十二

儀式

藝文類聚八十四御覽
三百五十八又八百八

車渠椀賦

侍君子之宴坐覽車渠之妙珍挺英才于山岳含陰陽之淑真飛

輕縹與浮白若驚風之飄雲光清朗已內曜澤溫潤而外津體貞

剛而不撓理脩達而有文雜玄黃已為質侶乾坤之未分兼五德

之上美超眾寶而絕倫

藝文類聚八十
四御覽八百八

援柔翰已作賦

文選左思
詠史詩注

槐樹賦

惟中唐之奇樹稟自然之天姿超疇畝而登殖作階庭之華暉形

禕禕已暘條色采采而鮮明豐茂葉之幽藹履中夏而敷榮既立

本于殿省植根柢其弘深鳥願棲而投翼人望庇而披襟

藝文類
聚八十

八初學記
二十八

桺賦

昔我君之定武改天屈而徂征元子從而撫軍值嘉木于茲庭歷
春秋曰逾紀行復出于斯鄉覽茲樹之豐茂紛旖旎曰修長枝扶
疏而覃布莖椽梢曰奮揚人情感于舊物心惆悵曰增慮行游目
而廣望觀城壘之故處悟元子之話言信思難而存懼嘉甘棠之
不伐畏取累于此樹苟遠迹而退之豈駕遲而不履

藝文類聚八十九初學記

二十
八

白鶴賦

上白翎稟靈龜之修壽資儀鳳之純精接王喬于湯谷駕赤松于

扶桑食靈岳之瓊藥吸雲表之露漿

藝文類聚九十九

鸚鵡賦

惟茲鸚鵡之爲鳥信才勇而勁武服乾剛之正氣被瀉駝之質羽翹
晨風曰羣鳴震聲發乎外宇厲廉風與猛節超羣類而莫與惟膏
薰之焚銷固自古之所吝逢虞人而見獲遂因執乎縹纍賴有司

之圖功不開小而漏微令薄軀已免害從孔鶴于園涓

藝文類聚九十

鸚鵡賦

步籠阿已躑躅叩眾目之希稠登衡幹已上干噉哀鳴而舒憂聲

嚶嚶已高厲又慘慘而不休聽喬木之悲風羨鳴友之相求日奄

藹已西邁忽逍遙而既冥就隅角而斂翼倦獨宿而宛頸

藝文類聚九十

鶯賦

覽堂隅之籠鳥獨高懸而背時雖物微而命輕心悽愴而愍之日

奄藹已西邁忽逍遙而既冥就隅角而斂翼春獨宿而宛頸歷長

夜已向晨聞倉庚之羣鳴春鳩翔于南營戴雋集乎東榮既同時

而異憂實感類而傷情

藝文類聚九十二

為劉荊州諫袁譚書

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斃

是曰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絕邈山河迴遠戮力乃心共獎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隕賢胤承統曰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摧嚴敵于鄴都揚休烈于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案太公殂隕至此魏氏春秋作尊公殂隕四海悼心賢胤承統遐邇屬望咸欲展布膂力曰投盟主雖亡之日猶存之願也何悟青蠅飛于竿旌無忌游于二壘使股肱分成二體匈膂絕為異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闕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卽讎之計已決旃旆交于中原暴尸累于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不及戰國君臣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呂成王業或欲呂定霸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微富強于一世也未有棄親卽異兀其根本而能全于長世者也

魏氏春秋作而能崇業繼功垂祚後世者也

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士匄卒荀偃之事

大五百一十五
小八十七

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于齊未若太公之忿于曹也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續也且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況亡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況我族類而不痛心耶夫欲立竹帛于當時全宗祀于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傲無慚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已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邪今仁君見憎于夫人未若鄭莊之于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于象敖然莊公卒從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百疴追攝舊義復爲母子如初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

後漢袁紹傳注云書見王粲集又魏志袁紹傳注引魏氏春秋有刪節

天篤降害禍亂殷流尊公殂殞四海悼心賢胤承統遐邇屬望咸欲展布旅力已投盟主雖亡之日猶存之願也何寤青蠅飛于干旒無極游于二壘使股肱分爲二體背脊絕爲異身昔三王五伯